



心香一瓣

□邓兆安

文润紫金气象新

久居之地，情愫最深。2024年盛夏，我悄然告别了居住20余年、推窗即见碧海蓝天的莱山区海景房，心中满是眷恋与不舍。只因岳父母年事已高、腿脚不便，我们不得不迁居至牟平区鱼鸟河畔配有电梯的紫金山庄。临行之际，我望着熟悉的景色，轻声对夫人念叨：“若是新家住得不顺心，咱们便再搬回来。”就这样，我带着几分迟疑、几分试探，踏入了这个全然陌生的社区。

此前，我对紫金山庄一无所知，从购房到装修，全由夫人一手操劳。真正入住之后，我才渐渐发觉，这个社区藏着数不尽的温暖与惊喜。这里不仅物业服务细致入微、暖心贴心，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邻里之间和睦融洽、亲如一家。而打造这片美好家园的，正是始终致力于弘扬国家文化的丰金集团。我们新入住的“和园”，沿街三万平方米的附楼，并未用于商业开发或住宅建设，而是全部投入文化、健身、洗浴、餐饮、养老等便民配套服务，其中仅文化艺术中心就达5000余平方米。在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，舍弃经济效益加大民生服务，足以窥见企业经营者的深耕社区文化、打造人文家园的远见与担当。

2025年4月，杏花、桃花、梨花等漫山绽放，姹紫嫣红，装点着阜平的春日。历经大半年的精心装修与周密筹备，丰金文化艺术中心终于正式启用。礼花绽放的瞬间，整个紫金山庄都沸腾起来，每一位业主的脸上都洋溢着欣喜与期待，满心欢喜地迎接这份专属的文化福利。

拾级而上来到二楼，气势恢宏的文化艺术长廊映入眼帘。这里设计匠心独运，每一处细节都散发着浓郁的艺术气息，营造出高雅浓厚的学习氛围。大厅墙上，首批课程安排与授课名师简介格外醒目，业主们纷纷依照自身兴趣，前来咨询、登记、办理会员手续，生怕错过心仪的课程。我夫人得知消息后，第一时间报名了合唱班与古筝班，满心期待开启全新的文化生活。

前不久，循着嘹亮悠扬的歌声，我走进了四五十人的合唱班，在这里结识了84岁的孙军老人。他是班里年纪最长，也是最活跃的骨干学员，退休前是深圳海关干部，8年前便在紫金山庄安家。文化中心启用后，老人欣喜不已，一口气报了合唱、朗诵、太极、葫芦丝四门课程，除周一外，每天都有学习安排，生活过得充实多彩，被邻里们亲切地称为学习“全能手”。去年重阳节文艺汇演筹备之际，老人主动请缨参演，每天清晨都来到鱼鸟河边，反复练习演唱曲目《游牧时光》。登台演出时，老人神采奕奕、自信从容，歌声辽阔悠扬、韵味绵长，赢得了全场的阵阵掌声。与他交流时，老人满脸自豪地说：“在紫金山庄，我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乐，在这里养老，真是选对了地方！”

每周四下午，是非遗面塑课程的上课时间。我走进面塑教室，各类造型精美、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摆满展台，满堂皆是匠心巧思。身着蓝色上衣、气质儒雅的中年男老师，正耐心地给六七十岁的老年学员们讲解荷花叶子的制作技法。他先在黑板上勾勒出图样，再亲手示范揉、搓、捏、压等手法，转瞬之间，一团普通面团便化作灵动鲜活的荷叶，之后他又手把手逐一指导学员。俗话说，看花容易绣花难，学员们全神贯注地模仿练习，一次不成功，老师便耐心示范两遍、三遍，直至大家掌握要领。这份专注与用心，让我心生敬佩。这位老师，正是山东民间手工艺大师、烟台面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陶永广。他坦言：“这些学员都是热爱面塑的铁杆粉丝，我一定要倾尽所能，把技艺毫无保留地教给她们。”陶老师倍感欣慰的是，这群零基础的学员，在他的悉心指导与鼓励下，创作出《盛世中国》《向阳而生》《柿柿如意》等优秀主题作品，在文化中心迎国庆、庆新年主题展演中，获得了各级领导与全体会员的一致赞誉。

“太极有你，世界有光；阴阳转换，感悟人生。”在文

化中心太极拳教室，我见到了气色红润、身姿轻盈的太极拳师李莹，一交谈，她便道出了这句饱含人生哲理的话语。2006年，李莹查出膝关节软骨软化症，被医生判定为“不治之症”，行走疼痛难忍，需长期卧床休息。后来，她拜师学习陈式太极拳，仅半年时间便奇迹般康复站立。此后20余年，她坚持苦练，不仅获得了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武术教练员证书，还接连拿下国家级、省级武术比赛金奖。她将自己与太极结缘、重获健康的亲身经历分享给每一位新学员，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学习热情。如今，李莹不仅负责太极初级班、中级班教学，还开设了太极剑、太极单刀等课程，五六十名学员在她的带领下，修身养性、强身健体，个个精神抖擞、气质非凡。

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得主、京剧表演艺术家董翠娜，是我与夫人多年的挚友。受中心委托，我们邀请董翠娜与丈夫张学浩（张君秋京剧艺术研究会会长）前来参观。两位艺术家看到宽敞明亮的教室、专业完备的音响设备、功能齐全的大剧院以及全方位的配套服务，由衷地为之赞叹。董翠娜激动地说：“紫金山庄的艺术环境、文化氛围太好了，业主们实在太幸福了，我和张先生都想搬来这里定居！”

自去年10月起，这对京剧伉俪先后四次来到中心，亲自指导学员演唱。去年年底，夫妇俩领衔主演“文化名家进社区”迎新年专场演出，场面盛大、气氛热烈，《诗声会》《状元媒》《望江亭》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，唱腔圆润华丽、动人心弦，赢得全场阵阵喝彩。居民们没想到，在家门口就能零距离欣赏艺术名家的精湛表演，亲身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。作为普通业主，身处这样的文化盛宴之中，我心中满是自豪与幸福。

“人要乐生，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。”2025年8月31日上午，丰金文化艺术中心报告厅内座无虚席，我有幸聆听了著名史学家阎崇年先生的公益讲座。92岁高龄的阎老，依旧精神矍铄、声音洪亮。他结合自身人生阅历，生动解读了“康、修、友、行”的生命智慧，分享了通透丰盛、向阳而行的人生真谛。台下近三百名听众全神贯注、听得入神，不时拍照、记录，讲座全程掌声不断。坐在我身旁的老年学员感慨道：“阎老的讲座通俗易懂、实用接地气，句句都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，能用到日常生活中。”

这已是阎崇年先生在丰金公益讲堂的第十场讲座。一个半小时的首次，阎老毫无倦意，笑着说道：“2016年，丰金书院首次邀请我来讲课，就让我印象深刻。一家民营企业，能如此用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实属难得。与集团董事长李英才先生深入交流后，我更是敬佩他们‘用爱筑造生命家园’的企业理念。”自此，阎老与丰金因文化结缘，不仅成为紫金山庄的永久业主，更许下每年来此开展一场公益讲座的承诺，一诺千金，十年坚守。

多年的文化积淀，让丰金文化艺术中心在新时代枝繁叶茂、馨香满园。越来越多的居民走出家门、走进学堂，学知识、练技艺、强体魄，生活愈发充实多彩。社区里，暖心便民的爱心餐厅、一站式全龄教育资源、书香浓郁的社区书屋，如同一个个暖心的港湾、一条条温情的纽带、一座座连心的桥梁，将原本陌生的邻里紧紧相连，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，滋养出真挚深厚的邻里情谊。如今的紫金山庄，邻里相见主动问好、笑语盈盈，彼此包容、互帮互助，相处融洽亲如家人。我入住近三年，真切体会到了舒心安居的踏实，感受到了幸福指数的节节攀升。

华灯初上，月色如水。漫步在草木葱茏、花香四溢的社区里，夫人笑着打趣：“邓先生，现在还想搬回老房子吗？”我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：“就算是八抬大轿来抬，我也不回去了！”夫人闻言，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夜色中。树梢间，鸟儿轻声啼鸣，婉转悠扬，仿佛也沉醉在这样和美好、文润人的幸福家园里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□刘志坚

哲理小簿

多出来的那一撇

敌与故二字，只因左上角多出的那一撇，便把把酒言欢的旧友，变成你死我活的宿敌。

有学者说，繁体字“敵”的左边是两个对峙的人，在争夺中间的东西；“故”字则繁简相同，均指曾经促膝相谈、如今各安天涯的旧识。简化之后，敌与故形同镜像，细微一撇之差，便隔开了情谊与纷争。

这只是文字简化造成的误会吗？在我看来不全是。因为，这多出来的一撇，恰似一柄锋利的薄刃，轻易便能划破故人之间本就脆弱的情谊，留下难以弥合的裂痕。

幼时，我有两个本是亲兄弟的族叔，分家时却为几件桌椅板凳吵翻了天，从此反目成仇，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。祖母常常叹息：“芝麻大小的事，何苦闹得鸡飞狗跳。”争吵过程中，老二冲撞一句，老大回敬十句，心里的怨气像那多出来的一撇，再难抹去。

舌，本身是柔软的器官，可舌尖这一撇，便恰如暗藏锋芒的刀。软语与利刃，距离只有堪堪的分毫。恶言相向化作唇枪舌剑，猜忌与防备随之而生，往日情分慢慢消散，只剩下对峙与疏离。

其实每个人的心里，都藏着“故、敌”二字。所有的“故交”，都是因为旧情，因为相熟，因为曾经共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。可人心难测，等到那一撇悄悄落下，心里便扎了一根刺。至于缘由，也许是对方无心的一

句话，也许是自己的猜忌，也许是外人挑拨，也许什么都没有，只是日子久了，那一撇就自己长了出来。

于是，故人变成了敌人。你和他说话了，开始带刺；他看你做事，总觉得别有用心。到后来，便索性不来往，不提及。但是，一旦从别人口中听到彼此的名字，心里都会咯噔一下。这一下，绝非故人的温暖，而是敌人的寒意。

其实，心生嫌隙的那一撇，并非无法释怀。《世说新语》里记载了王戎的一桩旧事——他曾与嵇康、阮籍酣饮相伴，共赴竹林雅聚。待到友人离世、离散，虽然昔日相熟之地近在眼前，心境却仿佛相隔了万里山河。原来，故人别离，从来不只反目成仇这一种结局。那道多出的撇，不必化作伤人刀刃，亦可化作遥遥相隔的山河，安放已然逝去的情谊。

这安放心境，才是待人处世的开阔格局。故人分别，未必都要走向敌对、仇视。时间也好，误会也罢，那多出来的一撇，也可以不是刀，而是一座桥——桥这边，我在；桥那边，你也还在。只是桥有点长，我们暂时过不去罢了。

如此一来，再看“故”与“敌”，便不再觉得貌神似。从前的、老旧的“故”有古意、有温情，而“敌”之“舌”上多出的那一撇，不再是刀，而是灵犀一指，从心里生出，轻轻点化之下，敌人便成了故人。

有些记忆，注定不会被岁月所漂白。

初夏时节，当我再次漫步在省城西郊腊山脚下那所苍翠欲滴的营区时，尽管眼前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，但40年前那场英模报告会后，夜晚伏案撰写入党申请书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……

1984年9月，我从部队考入了战区陆军学校。在这之前，“入党”这两个字，于我而言庄严而遥远。我知道那是荣光，是组织对一个军人政治上的最高认可，却从未想过自己会在一场令人终生难忘的报告会之后，在自己青春的白纸上写下庄重的誓言。

从我们上一届毕业学员开始，战区要从学校挑选100名优秀毕业学员赴云南前线见习。出发时的那个夜晚，在人群和鲜花的簇拥下，学长们背着背包，步伐铿锵地登上军车，步入包机，进入阵地……

学长们走后，校园里的氛围变了。训练场上，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：正步踢得更响了，匍匐前进的速度更快了，射击瞄得更准了。虽然没有人明说，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懂——学长们在前线流血牺牲，我们在后方有什么理由不拼尽全力。6个月，学长们回来了，但队伍里却永远少了一位年轻的身影——学长王光华，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那片红色的土地上。

“王光华是湖北人，出发前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。”学校举行的事迹报告会上，带队干部这样介绍，“信里说：爸、妈，儿子这次去前线，如果能活着回来，一定好好孝敬你们；如果回不来了，你们就权当为国家养了一个好儿子。”后来在一次战斗中，王光华为掩护战友撤离时被弹片击中而牺牲。

报告会那天，礼堂里安静极了，只有偶尔传来的压抑不住的抽泣声。我的眼眶早就红了，拳头攥得指节发白。报告会结束了，可我的脑海里却像放电影一般，反复回放着学长们在前线的每一个画面，眼前不断闪现着学长们蜷曲在潮湿与闷热的猫耳洞里，断粮断水时大家分着喝一碗水、分着啃一块压缩饼干时的每一个日日夜夜。

即便如此，学长们没有一个人喊苦，没有一个人退缩。因为学长们知道，他们的背后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，就是我们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。牺牲的学长，曾与我同在一个操场上出操、跑步，同在一间教室里上课、学习，可如今，他再也回不来了。这无不让人既崇敬而又伤感。

那一夜，我失眠了。躺在宿舍的床上，听着同学们均匀的呼吸声，我的心里翻涌着一股难以抑制的情绪。我想起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当兵，想起穿上军装时的那份自豪，想起在军旗下许下的铮铮誓言。想着想着，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，像黑夜中突然点燃的一团火——我要入党，我要到前线去。

于是，我悄悄爬起来，摸着黑来到宿舍楼上的自习室，铺开信纸，拧开钢笔，开始书写那份影响我一生的入党申请书。

思考很久，笔尖却落不下去。不是因为不知道该写什么，而是因为想写的太多太多。我想写对牺牲学长的敬意，想写对前线战友的牵挂，想写一颗19

山脚下的月季花盛开了，形色各异的花朵成了这片土地和这个季节的主角。人们徜徉于浩瀚的花海里，东望，花朵与刚刚跃出山头的霞光交相辉映；西望，花朵与蓝天、白云、碧海紧密相接。这一切，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般的人间仙境之中。

正值初夏时节，无论是清晨还是正午，都是不冷不热的天气，人们自然也就穿得鲜亮得体。花在风中开，人在花中游，几乎每个人都完全融入璀璨夺目的鲜花世界里了。有的忙着给花儿拍照，有的笑着与花儿合影，有的在花前摆起优美的舞姿。晨风过处，阵阵花香扑面而来。

我走在赏花的队伍里，也在享受着这份大自然的恩赐。蓦地，一株茜草吸引了我的目光。那里有一丛十几年树龄的月季，繁茂的枝叶、密集如云的花朵遮住了一大片坡地，带点娇羞的茜草嫩芽悄悄地从月季花间探出头来，两圈小小的叶子躲在一朵拳头大的月季花后面，让人很难发现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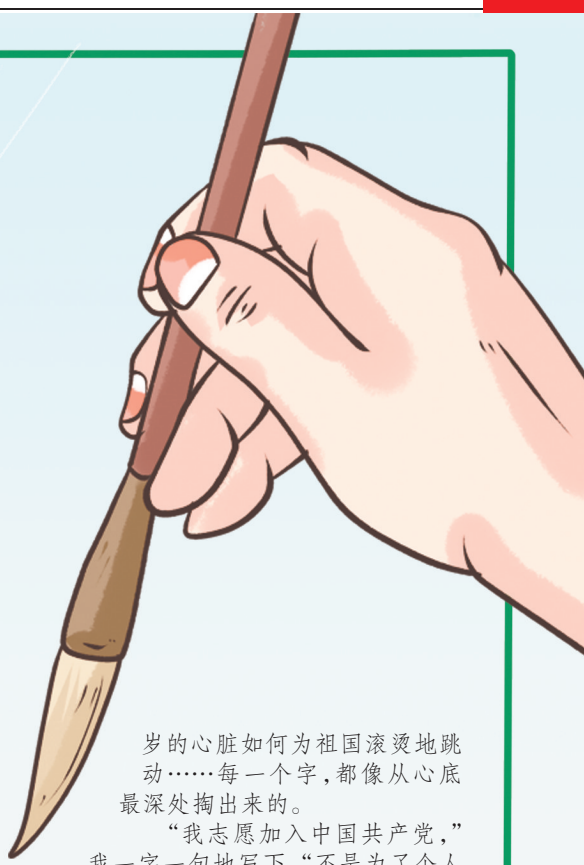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自觉地来到它的跟前。蹲下身，便能看到一根暗绿色的藤茎贴着树干，绕过密密匝匝的枝叶，从一处透光的狭小缝隙里钻了出去；另一根藤茎则贴着地面上的结缕草，朝闪着鳞光的水塘方向延伸。每一个藤上都长着节节、一圈圈轮生的近于圆形的叶子。单凭这种奇特的轮生方式，我便对它心生敬畏，以至于每次见到茜草，都会忍不住俯身凝视一番。

也许是缺乏充足的阳光，结缕草看起来并不茂盛，甚至有点灰暗，细细的叶子像极了河沟边上的牛毛毡。早熟禾正当花期，浅绿色的颖壳轻盈得像悬浮在草尖上一样，一团一团，似絮非絮。小薊算是最

一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

光明故事

□李文豪



岁的.心脏为祖国滚烫地跳动……每一个字，都像从心底最深处掏出来的。

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”我一字一句地写下，“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，不是为了将来的前途，而是因为我深深地明白，作为一名军人，最大的忠诚就是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。我请求组织批准我入党，批准我毕业后到前线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我把入党申请书交到了学员队党支部。

从这一天起，五公里武装越野，我给自己绑上沙袋；射击训练，别人练一小时，我练两小时。每当觉得累了、快要撑

不住的时候，我就用学长的英雄事迹来激励自己。

这年10月，党组织正式接纳我为中共预备党员。当我举起右拳，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那一刻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毕业的脚步越来越远。当初在入党申请书时许下的诺言——毕业后到前线去，始终在我心头萦绕。我不但反复查阅前线的情况，了解那里的地形、气候、敌情，还利用一切机会加强针对性训练。

毕业前夕，我同全班12名同学一起向党组织请战，并在请战书上按下了自己殷红的血印。那一刻，我没有感到疼痛，只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庄严与神圣。

虽然由于种种原因，我没能奔赴前线，但那份入党申请书、那份带血的请战书，早已成为我青春最滚烫的注脚，成为人生航船的舵手！

时光荏苒。后来的我脱下军装，从部队转业走进了地方高校，如今已光荣退休。可我时常在想，如果当年真的去了前线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平安归来，但我知道的是，如果明天祖国需要，我依然会像当年那样，毫不犹豫地写下请战书，用行动去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诺言。

如今，那份入党申请书早已归档，但它已经超越了那几页纸张的内涵。它是我青春的誓言，是我一生的信仰，是永远燃烧在我心中的那团不灭的火。

茁壮的，它的叶子最宽、最厚，齿形叶缘的小刺已经硬化，完全能够起到自我保护作用。长得最高的要算是野蒜的茎了，这些茎并非直立生长，而是向着光线最亮的空间旁逸斜出，顶端张开的伞状花序更像是一个个白色的小球，风一来，就晃个不停。

一片轻盈的榆钱从月季的花叶间飘落下来，触了一下我的手背，而后优雅地落入草丛之中。我这才发现，草丛里和裸露的泥土上，均匀地散落着许多同样的榆钱。我拾起一片放在手里，看着它圆形的薄如蝉翼的果翅和饱满丰盈的种子，想起古人“道傍榆荚仍似钱，摘来沽酒君肯否”的诗句来。又一阵风吹过，竟有几片同时掉落在我的手心和半蹲的腿上，我禁不住哑然失笑。

我站起身来，未再跟随赏花的人群，而是沿着一条长满野草的小径独自前行。春天花朵盛开的时候，这条小径上也曾挤满了熙攘的游人。如今，酸模、蒺藜草、紫花苜蓿、酢浆草和野燕麦的茎叶，已把它完美地覆盖起来了。没来过的人根本不会想到，这也曾是一条赏花的幽径。此时，西府海棠和垂丝海棠都结满了绿色的果子，让我一时无从分辨。但那些累累的果实仿佛在告诉人们，不久之前，这里也曾有过群芳竞艳。

水塘边，那株野生的红柳又长高了，柔韧的枝条比去年多出了一倍。从乱石缝隙里长出来的黄荆也愈加繁茂，裸露在空气中的根系弯弯曲曲的，犹如一条小龙，见首不见尾。竹林深处，绽放了一个月的苦楝花，仍然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比起月季花浓郁的香味来，显得更加恬静和柔润。

我亲近每一棵小草、每一株小树，甚至是每一片叶子。徜徉在这片花外的世界里，竟然乐而忘返。

街谈物语

□惟耕

花影深处

